

琼州风物 赵永川

## 昌化古城



古昌化城里的峻灵王庙。资料图

我的家乡在昌化江下游南岸，与昌化古郡（今昌化县）只有一江之隔。年少时，常听老人说及昌化古郡的前世今生，这使我对昌化古郡充满憧憬与探索的欲望。

去年立冬早上，我约友人结伴自驾游。自驾车跨过刚通车的新昌化江大桥，踏上昌化这块古文明的故地。古代昌化，洲润水清，航运繁忙，过去一直是琼州岛西部连接内陆的海上通道。史志记载，西汉武帝元封元年（公元前110年），在海南置珠崖、儋耳二郡，儋耳郡统辖儋耳、至来（今昌化县）、九龙三县。到了隋朝大业三年（公元607年），改至来县为昌化县。对于昌化县名的释义，明代郭子章在《郡县释名》（见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地理类167卷）一书中阐述道：“隋名县南十里有昌江，源出五指山，流入于海。昌化者昌江之人归圣化也。”

昌化古城（今昌化县昌城村）曾是古昌化县治所在地，古时筑有一座城池。据清康熙《昌化县志》所载，古昌化城池，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（公元1392年）。到永乐九年（1411年），昌化屡遭寇寇侵扰，昌化县军事指挥徐茂，为了抵抗寇寇侵扰，重修城墙，环城用石砖砌筑，周长约五里，高两丈，厚度近两丈。筑四座城楼，开四扇城门。到了明正统十年（公元1445年），昌化知县周振，又命令军士在城池外围，开挖约两丈宽的护城壕沟，使昌化古城形成坚固的军事要塞。清末，古城屡遭飓风、台风袭击，饱经沧桑，加上年久失修，城墙已残破，护城壕沟也已被流沙积埋，唯独那些残存的城墙土垒，凸在地表上，静默地守护着即将倒塌殆尽的城墙根基，似是在守护着古城千年前的文明穴位。

昌化古城，其实是昌化古代文明的一个缩影。如今，昌化古城中保存较好的历史古迹，还有峻灵王庙、治平寺碑、南门古墓群、双溪书院遗址等，都蕴含着厚重的历史人文，值得人们去探索与挖掘。

古城西北约二里处有座山，叫昌化岭。千年以来，在昌化民间，一直流传着峻灵王“南下昌化补天”的神话传说，给昌化岭增添了神秘的色彩。南宋《舆地纪胜》记载：“峻灵王庙，在儋耳昌化县之西，北有山，若冠帽者，里人谓之山落膊……”苏轼被贬儋耳，途经昌化时，曾祭拜过峻灵王海神庙。苏轼在他的《记峻灵王庙

碑》中，作了形象描述：“西北有山，秀峙海上，石峰巍然，若巨人帽冠，西南向海而坐者，里人谓之山落膊，而后汉之世，封其山神镇海广德王……”昌化峻灵王庙，始建于917年，是南汉高祖刘彧敕建的唯一的海神庙。据《元史·地理志》记载，南汉乾亨元年（917年）“封儋州昌化山为镇海广德王”。宋神宗元丰五年（1082年）七月，诏封山神为“峻灵王”。到了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，又奉诏加封为“昭德明王”。因此，1992年，重修后的峻灵王庙，名字改为“峻灵明王庙”。

走进峻灵明王庙，迈上七级台阶，进入庙内。整座庙分为门庭、祭亭和殿堂。殿堂中间，供奉着峻灵王神像，庙内保存着苏东坡亲临峻灵王庙后铭写的《记峻灵王庙碑》（断碑）。此外，还有明末昌化知县张光撰写的《重立峻灵王庙小记》原文。峻灵王庙蕴含的文史价值，使它得以屡废屡建。近年来，峻灵王庙，已经引起国内“苏学”界的深度关注。固

写食主义 范天伟

## 腊月腐乳香



腐乳。资料图

腊月，当寒风掠过田野，人们的心思也渐渐转向了家中的炉火和那些温暖人心的食物。在故乡的小村庄里，家家户户都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做准备，而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传统活动便是制作腐乳。

清晨，天色未明，但厨房已经亮起了灯光。母亲早早地起来，开始了她一年一次的腐乳制作。制作腐乳的过程是细致且充满耐心的。首先，要挑选上好的黄豆，洗净后浸泡数小时，直到豆子充分吸水膨胀。接着，将泡发好的黄豆放入锅中，加水煮沸，再用小火慢炖至熟透。这时的豆浆香气四溢，弥漫在整个屋子里，让人感到无比温馨。

豆浆煮好后，经过滤布过滤，剩下的豆渣则被用来制成豆腐脑。豆腐脑凝固成形后，便需要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，放置于竹筛上晾干。这些白嫩的豆腐块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经历一场奇妙的变化，最终成为那一块块色泽红润、味道醇厚的腐乳。

晾晒后的豆腐块，表面微微泛黄，质地更加紧实。此时，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准备迎接新的生命。母亲小心翼翼地每一块豆腐块放入事先准备好的盐水中腌制，这是腐乳制作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。盐水不仅赋予了豆腐块初步的味道，更重要的是它起到了防腐的作用，使得腐乳能够在常温下长期保存。

腌制几天后，豆腐块已经初步吸收了盐分，接下来就要进行发酵。母亲将它们转移到一个干净的陶罐中，加入特制的调料——花椒、八角、桂皮等香料混合而成的秘方。然后，盖上一层薄薄的纱布，密封起来。这个过程就像是封存了一段记忆，只有时间才能开启它的神

秘面纱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腐乳在陶罐中慢慢发生着变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微生物的作用让豆腐块逐渐转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腐乳。那独特的香味，既有着大豆原本的清香，又融合了各种香料的复杂气息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到了开罐的日子，整个屋子都被一股浓郁的腐乳香所包围。打开陶罐，只见里面躺着的不再是当初简单的豆腐块，而是色泽鲜艳、质地细腻的腐乳。轻轻挑起一块，可以看到其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霉菌，但这正是腐乳美味的关键所在。入口即化的感觉，咸鲜适中的味道，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

腐乳不仅仅是一种调味品，在许多人心中，它更代表着一种家的感觉。无论是早餐时搭配馒头，还是晚餐中作为下饭菜，腐乳总能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它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温度，成为了无数游子心中最怀念的味道之一。固

如歌行板 郑勇

## 海上家园

这个海边上的孤岛，是大海的宠儿，一年四季，年复一年，大海始终对它不离不弃，日日夜夜深情地拥抱着她。这里，人情淳朴，风光旖旎，是一片未被尘世喧嚣打扰的世外桃源。

这个小岛呈椭圆形，据称面积有2.07平方公里，海岸线长达12公里，滩涂与海洋资源丰富，是海产品的聚集地。散布在岛上的村民，生性淳朴，靠海为生。岛民躬耕海滩，一把钉耙一只筐，挖螺捉蟹，抓鱼捕鳗，从海滩获取丰厚的回报。步入新时代后，岛民注重科技兴海，致力发展海水养殖业，生活如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，年年有大变样。

从高空俯视，整个岛绿树掩映，楼房林立，宛如镶嵌在大海中的一颗绿宝石。大片连绵不绝的小山丘，恰到好处地勾勒出海岛的轮廓，它们如同大地的波浪，轻轻起伏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。这些小山丘，被木麻黄、苦楝树、黄槿树的绿色所覆盖，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镶嵌的翠色明珠，散发着柔和而神秘的光芒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云层，洒在小山丘上，树木的叶子便开始闪烁着绿光，如同无数翡翠在晨光中苏醒。走在山丘间的小径上，每一步都踏着柔软的白细沙，整个身心仿佛穿越绿意，变得轻柔而自在。道路两旁的木麻黄，枝叶轻轻摇曳，“沙沙”作响，好像是在诉说着大海的故事。海风吹过林子，带走岛上昔日的伤心和无奈；飞过海岛的鹭群，把阳光和欢笑洒落在岛上。于是，岛上的日子变得有滋有味。

岛的东南北三面被红树林环绕，成为小岛的亲密邻居。红树林根系繁茂，植株密密麻麻，构成小岛的天然屏障，历经几百年，保护着海岛的安宁。红树林还是海水一族和各种禽类的栖息地。每天晨昏，白鹭、海鸥、野鸭展翅其间，它们用轻盈的翅膀给岛民带来生活的惬意。潮涨潮落间，鱼、虾、蟹、贝类在这里繁衍生息。这里还是岛民讨生活的聚宝盆，因为他们善待红树林，善待海洋环境，大海给他们的回报永远是丰盛的。岛上出产的青蟹、土龙、大白螺成为远近闻名的优质海产品，一直是市场的紧俏货，因而也给岛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。日落时分，夕阳为红树林穿上了一件金色大衣，增添了小岛的奥秘。此时，这片宁静的

海上森林，海鸥自由翱翔，它们的叫声与海浪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曲自然的交响乐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岛上的田园，寸土寸金，异常珍贵，至今还保存着最原始的田园风光。阳光照在白沙土上，泛着淡淡的金色，仿佛是大地的肌肤，细腻而温暖，松软而肥沃，是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最珍贵的礼物。乡民们在田间劳作，他们的身影与这片土地显得格外和谐。他们用勤劳的双手，呵护着田园和作物。番薯和花生的藤蔓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摇曳出岛民的满足，希望之光在他们脸上流淌……

这样一个无名却宁静富足的小岛，不正是诗人苦苦寻找的诗与远方？固

市井烟火 符海沧

## 给猫留盏灯

女儿在中学读高三时带回了一只小黑猫，纯黑、瘦小、好动，好似一块随时弹动的黑炭，在我们居住的一百来平米的房间里“纵横驰骋”，如同出入无人之地。

它经常悄然无声蹭人脚跟，让人猝不及防，特别是夜色降临的时候。

“给小黑猫留盏灯吧，当夜里无人在家的时候。”

我突然想起，二十年前父亲意外离世，家人都很悲恸，尤其是年迈的母亲，哀毁骨立，有半年之久，几乎不出家门。

母亲悲戚叮咛我们：“夜里留盏灯，好让你们父亲的魂魄认得家门而入。”

母亲至今还一直无法接受，怎么父亲夜里因病急忙送去医院竟成为了永诀。她和父亲辛苦养育了四男两女儿孙满堂，父亲却没有给儿女端水送饭孝敬他的机会。最重要的是，临终时父亲竟没有留下半言碎语。她最期盼梦里再见到父亲。母亲想啊，在梦里能见到父亲，相濡以沫几十年，哪怕只留下半句抱怨的话，都是一种宽慰、一种弥补。

有时，我也想，自己从十二三岁离家且长年在外求学和工作，对父亲的印象，仿佛月亮，既圆满又残缺，既熟悉又陌生。

然而，在母亲的心里，父亲永远是活着的。父亲走后，在夜里，母亲都会开着一盏小灯，仿佛为远行的父亲照亮着归家的路，永不熄灭！

记得父亲离开前的某年冬天，我去朋友家做客，返回时夜已很深了，时值寒冬，天格外冷，飘着毛毛小雨。一路赶回，夜幕漆黑、凄清，村子的里弄也是黑漆漆的。可临到家门口，却见一盏小灯，在廊前亮着，我顿时感觉到心里有一股无以名状的温暖。

而今，每逢城市里万家灯火时，我总想到老家门口的那盏灯，也常常想到城里自己新家的灯光，陪伴着屋里的一只小黑猫，小黑猫趴在家门口，安静而孤独地守候我们归来。

其实，夜猫子并不怕黑，夜里给它留盏灯，其实是一种牵念。如今，我年迈的母亲，在夜里，依然在故乡的老屋门前，点亮一盏小灯。那盏灯，不仅仅给父亲“引路”，更是对我的归返的热切盼望。固